

董浩宇 晨薔 / 著

夜色迷虹



群 众 出 版 社

夜之迷虹

董浩宇 晨薔 / 著

I247.56

D7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色迷虹/董浩宇,晨蔷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3

ISBN 7-5014-3122-1

I. 夜… II. ①董… ②晨… III. 推理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7134 号

夜色迷虹

著 者:董浩宇 晨蔷

责任编辑:孟向荣

封面设计:晓 章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com

信 箱:qzs@qzcb.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383 千字

印 张:15.5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3122-1/I · 1324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6.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故事梗概

美丽的沿海城市静江，电视台大厦屋顶上，一个少女羞愤欲绝，要跳楼寻死。在电视台举办的模仿秀比赛中，她满怀激情地模仿了著名女主持人林柔，不料却被当评委的林柔尖刻地讽刺挖苦了一番。林柔的好友秦心玉向少女保证，让林柔来向她当面道歉。林柔傲慢地拒绝了。少女绝望地从高楼上跳了下去。

电视台法律顾问、青年律师向森赶往美容院，气愤地责备林柔太没人性，他错把贴了面膜的秦心玉当成了林柔，两个年轻人就这样尴尬地第一次相遇了。

林柔处处摆大腕架势，外出主持拿不到高报酬就拒绝上台，在剧组拍电视与别的女演员争戏而打架，又漫骂记者，嘲弄歌迷，她是那样盛气凌人。只有与她同住的秦心玉看出她内心的虚弱痛苦和紧张不安。

在发生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怪事，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后，一天深夜，林柔被发现淹死在自家别墅前的游泳池内。

酷爱推理探案的向森和秦心玉，都觉得林柔之死大有蹊跷。

秦心玉在静江别墅3号做私人秘书，主人顾乃超生意遍布东南亚，自从中风后在别墅静养，与妻子郝茹、护士李凌住在一起。顾乃超与前妻生的儿子顾宏业从国外归来，身有残疾的顾宏业内心孤独、外表张狂，他的归来使顾家从此不再平静。

向森的女友叶岩觉察到向森、秦心玉互有好感，向森向她保证会一辈子爱她。

秦心玉实在不明白，声称互不相识的郝茹和叶岩，怎么会一起从咖啡馆出来，上了同一辆车。

别墅私人诊所的医生鲁迪民爱慕秦心玉，失恋的秦心玉渐渐靠拢了他。

向森突然发现，叶岩竟然与粗鲁下流的别墅保安金伟暗暗约会。不久，金伟被杀。向森差点被当做嫌疑犯。秦心玉出面为他作证，两人下决心弄清真相。经过一连串的追踪调查，他们大吃一惊：凶手是叶岩！

叶岩自杀了。秦心玉抚慰悲痛的向森，要他振作起来。向森却意外地在酒吧遇见了酷似叶岩的歌手吉娜……

吉娜与顾宏业相恋了，郝茹得知此事紧张万分。不久，吉娜遇车祸而亡。护士李凌也处于危境之中。

四个年轻女子林柔、叶岩、吉娜、李凌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她们都有一条款式相同、饰有小天鹅形挂件的银项链？为什么魔爪一次次伸向这四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在向森、秦心玉的配合下，刑侦队终于使案情大白。这里涉及到了十年前一个少女演唱组合“四小天鹅”偶然发生的一件命案，涉及到了当前与国际新纳粹有关联的人体实验计划……

目 录

第一章	死亡威胁	1
第二章	香消玉陨	31
第三章	冤案和秘密	59
第四章	那个夜晚	85
第五章	恨之初	113
第六章	为爱痴狂	135
第七章	还债的人	160
第八章	点与线	186
第九章	永失最爱	209
第十章	幻影	232
第十一章	消逝与开始	256
第十二章	一夜情	284
第十三章	相爱的人都痛苦	303
第十四章	真话	326
第十五章	心已冷	348
第十六章	复仇者	374
第十七章	见鬼	394
第十八章	他是个疯子	416
第十九章	1021	441
第二十章	最后的天鹅	466

第一章 死亡威胁

南方某省的省会，美丽的滨海城静江市。

这几年，静江是越来越漂亮了。无数新造的大楼拔地而起，中心广场气势不凡，全城绿化规模宏伟，行道树、街边草地、小区花园乃至高楼屋顶的绿化，安排得井井有条，参差有序。就中最让静江人骄傲的，是两年前建成的电视大楼，那高耸入云的电视塔，依傍南山，雄踞一方，可以说是市里的标志性建筑。尤其是那塔上的旋转大厅，更是来到静江的人必登之所，从那里鸟瞰静江，山色、江景和欣欣向荣的都市尽收眼底，怎不叫人心旷神怡，豪情万丈。

此刻正是华灯初上之时，静江全城被笼罩在由霓虹灯、路灯和各色照明灯织成的光晕之中，就像天上的一片彩虹落到了夜晚的人间大地。而巍峨的电视大楼层层灯火通明，更显得晶莹剔透，庄严华丽。一个读过几天古书的老先生说，远望那大楼，就像是一座仙气十足的水晶宫，蓬莱山，言下之意，静江人都成了仙国居民了。这话传开去，很为静江人所津津乐道。

真的，不知是因为那漂亮的建筑本身，还是因为大楼里进进出出的那帮令许多年轻人艳羡不已的白领们，静江电视大楼总是透出一股昂首天外、不可一世的派头，特别是到了晚上，她就显得格外仪态万千，雍容华贵。于是，比较新派的人就这样形容她：啊，她多么像是穿着考究的、缀满钻石珠宝的黑色晚礼服的高雅女士！这话也为静江人欣赏，静江人说，用多美的话形容咱们的城市都不过分！

然而,今天这里却有些异样……

几柱雪亮的灯光照射着电视台宽敞而平坦的屋顶天台,虽已是三月末,在那样的高空,空气中还是带着丝丝凉意。十几个人,主要是记者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神情紧张地围站在那儿,有人在喊叫,有人把手伸得老长——他们面对着一个声称要跳楼自杀的年轻女子,他们必须救她。

定睛看去,果然有一个年轻姑娘,正站在大楼天台的边缘,朝着伸手要拉她的人们歇斯底里地嘶喊着:“你们别过来!别过来!过来我马上就跳下去!”

形势相当危急,空气像僵固了一般。谁也不敢向前,谁也不敢离开。

原来,在电视台举办的模仿秀比赛中,这位姑娘满怀激情、花费不少功夫模仿了市里的大腕明星、台里著名的第一号女主持人林柔,不料身为评委的林柔却把她尖刻地讽刺挖苦了一番,那话说得难听极了。少女受到侮辱,伤心透顶,她对生活绝望了,给男友留下一封绝命书,就来到这里,准备一跳了之。李华,少女的男朋友,及时地赶到了。现在,这个戴眼镜的憨厚青年,就站在离她十来步远的地方,伸出双手苦苦哀求着:“别,小雯,你可千万别做傻事。”一边说一边悄悄地移动身子,想趁其不备一把抱住她。

小雯姑娘掩着哭腔,“她那样污辱我,骂我,我再也没脸见人了!”

李华又是哀求又是劝慰,“小雯,跟我回家吧。为了那几句话就去死,太不值了!”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习,报名参加模仿秀,去模仿林柔,我把她看做心中的偶像。没想到,她竟当着那么多现场观众污辱我……”

这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郎,挤开人群,站到李华身旁。

她是秦心玉。此时,她那张白皙姣好的面庞,因紧张焦急、内

心充满同情和希望而显出平时少见的英俊飒爽之美，只是当时她毫不自觉，别人也全没注意。只听她特意放慢讲话速度，以便让对方一句句都听清楚，“王小姐，你误会了，林柔的意思是……”

“你是谁啊？”小雯打断她。

“我是林柔的好朋友，我了解她，她不是存心……”

秦心玉没说完，又被小雯打断了，“她说我没品位，没才能，是猪八戒鼻孔插葱——硬装象！说我的表演把她给糟蹋了！天哪，我怎么还有脸活着，我还有什么前途……”

“王小姐，你还很年轻，前面的路……”

小雯叫道：“是林柔不给我路走！是林柔毁了我！好，我死给她看！”

李华想了个主意，“小雯，让林柔当面来向你道歉，好吗？”

见小雯迟疑了一下，秦心玉忙说：“王小姐，你等等，我马上就要去叫林柔来。”

“五分钟，我给你五分钟，对面大楼上的钟敲十一点，林柔还不来，我就跳下去！”

秦心玉低声对李华说：“你看着她，我去叫林柔。”她飞奔而去。

林柔正坐在电视台化妆间的镜子前描着眉毛。其实，不化妆，她就是个大美人，但她仍是十分精心地修饰着，其实更多的是顾镜自怜。

秦心玉冲进来，焦急地对她说：“柔姐，我和那女孩说好了，请你上去一下，对她说句道歉话。”

“我？向她道歉？”林柔像是没听懂。

“你如果不去，那个女孩真的会跳楼自杀的，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秦心玉说。

“我才不上这种当呢。”林柔冷冷地说，“哼，道歉，她有面子了，我的面子往哪搁？再说，我马上要去录节目。”

秦心玉嗓门大了，“可是，现在是救人一命啊。”

林柔笑了，“哎呀，我的好小玉，你真天真，什么跳楼、自杀，那都是假的，还不是跟模仿秀一样，想借着我出名罢了。哼，连我那两句话都受不了，还想到影视圈里混哪？你别去理她，看她一会儿下不下来！”

“万一真出了事，你会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

林柔已经回过头去，对着镜子在扑粉，“良心？良心值多少钱？良心不过是弱者的专利品！”

秦心玉抬头一看，化妆镜上方挂的钟已经快指向十一点了，她跺了跺脚，跑出房间。

楼顶平台上，小雯和众人还在僵持着。已经有警察上来了，但是谁也不敢向前靠近。

就在对面大楼敲响十一点时，秦心玉气喘吁吁地跑上来。

“林柔呢？”小雯马上发现了她，“她没来，她不肯来，是吧？”

秦心玉不知怎样回答，情急之中只得说：“她现在脱不开身，她让我先代表她向你道歉，你先下来吧，好吗？”

“林柔为什么自己不来？她看不起我……”小雯的声音中透着凛冽的寒意。

“她，她……”

小雯彻底绝望了，“她就在这个大楼里，她为什么不下来，她压根儿就没有想道歉！”她激动地挥舞着双手，“你骗我！林柔不肯来！林柔就是看不起我！”

突然，她一个转身，向前跨出一步，她的身影立刻消失了。

所有的人都发出一声惊呼，但什么也来不及了。

这是静江市多年来没有发生过的惨剧，消息传开，全城议论四起，说什么的都有。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电视台大门口，林柔穿着她的薄羊绒长大衣从里面走出来，走向接她的汽车，后面跟着保镖金伟。

金伟为她打开车门，她正要上车，突然，从街角窜出来一个人，

手里抡着棍子，嘴里喊着：“林柔，我要你偿命！”

他是李华。

林柔吓得一声尖叫，但她灵巧地一闪，躲进了车里。

李华扑过来，一棍子把车玻璃打了个粉碎，吓得林柔只好又从另一边车门跳出来。李华绕过车身，正要再打，金伟冲过来，和他扭打起来，把他按倒在地上。

周围立刻围上许多人，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放开我，你这个冷血鬼，杀人凶手，我迟早要宰了你，为小雯报仇！”李华挣扎着狂叫。

几个记者从人群中钻出来，高举相机，对着林柔就是一通闪光灯，动作快的还把录音话筒伸到她面前，问题像连珠炮似的，砸向林柔。

“林柔小姐，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林小姐，有人说你见死不救，是真的吗？”

“林小姐，你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公众形象？”

“林小姐……”

“林小姐……”

林柔有点慌乱，板着脸，用一只手去遮挡摄影机镜头，生硬地说：“我不想回答任何问题。”

她想往车里钻，但一个女记者靠她很近，举着相机拦在了她面前，闪光灯一亮，她恼火了，不觉烦躁地挥手一打，也巧，就把那记者的相机打到了地上。

那记者喊起来：“林柔，你太过分了！你要打人啊！”

就在这同时，其他记者的闪光灯纷纷闪亮，像雷雨前的闪电，频密得很。

“打人？哼！”林柔气坏了，正好看到一个围观者手里拿着纸杯可乐，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辟手夺过那纸杯，“哗”，泼了那记者一头一脸。然后，趁乱上了车，让司机赶快开车。

看着扬长而去的林柔，那女记者放声大喊：“林柔，你等着，准备打官司吧！我非告你不可！”

静江市有家森博律师事务所，因为素质优秀，业绩上乘而颇有名气。市电视台聘请律师代表，在众多的竞标者中，最后选定了这一家。森博的当家律师向森，年轻帅气，三十来岁年纪，生得一表人材，相貌堂堂，而且学历高，有博士头衔，为人精明强干而富于侠义之气，敢于顶风犯难，仗义执言，在静江市的法律界俨然是个偶像般的人物。自律师事务所成立以来，办过多次大案，几乎从未败绩，其中有几次官司就是替电视台打的，很好地维护了电视台的声誉，故而不但名头响亮，和电视台的关系尤其深而且密。

不过今天向森一反平日温文尔雅的风度，满脸怒气地来到静江市最豪华的维纳斯美容院，他把车泊好，就气冲冲地推门而入，指着一个接待小姐，问：“林柔呢？她在哪个房间？”

小姐不知他是何人，见他来意不善，不敢马上告诉他。向森连问几声，这才发现是自己把人家吓着了，笑了一下，说：“我是律师，是她叫我来这里找她的。”

“请跟我来，”小姐这才点点头，把向森引过一道屏风，指着最里面的一间，“先生，林柔小姐在里面，请先敲敲门。”

向森平定了一下情绪，伸手敲了敲毛玻璃的大房门。

“进来。”一个女人的清脆嗓音。

向森推门进去，见到床上躺着一个女子，身上盖着薄薄的毛巾毯，美容师正在给她做面部按摩，她脸上涂满了敷料，使人看不出她的本来面目。向森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啪”地扔在床旁的小桌上，“林柔，我跟你说，这个案子，你自己去搞定，我向森不会替你办的！”

床上的女人动了动身子，似乎想说什么，向森不理，只顾继续说：“别以为自己是个明星，就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随便泼可乐，打

人，践踏别人的人格。我是电视台的法律顾问，不是你的私人律师，我不想为你这种人服务，你另请高明吧。”

说完，他转身就走，推开门正要出去，忽然愣住了，因为林柔正站在门外。向森想，那床上的那位又是谁呢？自己冒冒失失地冲她发了一通火，真不好意思。他回头看去，床上的那位已然坐起，面膜也揭下了，是他不认识的一个年轻姑娘。

原来她不是别人，是林柔的好朋友秦心玉。

向森和秦心玉的初次见面，竟如此富于戏剧性，后来说起，还忍不住好笑。

林柔边朝里走，边对向森说：“你的话我都听到了。”

“那好，那就不必我再重复了。”

“可我就是要你，向森大律师，替我打这场官司。我已经和胡台长说好了，如果你不接这个案子，明年我们电视台的法律顾问就换人。他马上就会给你打电话。所以，你不但要替我打，而且一定要打赢，把那个讨厌的记者整趴下为止！”

向森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你的作为才令人讨厌？”

“这个不用你提醒，从踏进娱乐圈起，我就没打算让人人都喜欢。”

“你不怕遭报应吗？真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

这时，秦心玉插话了，她想缓和一下紧张空气，“律师先生，有些事你可能不了解……”

不料，向森的火气更大了，指着秦心玉道：“她就是被你们这些人捧得不知天高地厚，不知自己几斤几两，变成一个自我膨胀的怪物！小姐，她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要这样帮衬着她？”

“你……”，秦心玉顿时语塞，气得脸孔通红。

林柔冷笑，“向大律师，欺负小女孩可不叫本事。如果没有别的话，你可以走了。我的事就请你多费心。”

“哼，”向森拿起桌上的文件，在手中掂了掂，又气又无奈地

走了。

望着向森的背影，秦心玉低声说：“其实，他骂得很对，你是不该……”

不等她说完，林柔刮刮她的鼻子，“行啦，你就别再帮着他教训我了。我得走了，电视台还等着我录节目呢。”

秦心玉不满地看了她一眼，林柔满不在乎，朝她摆摆手走了，她的保镖金伟开着一辆崭新的宝马在外恭候着她。

金伟护送林柔走进电视大楼。林柔回头道：“行了，不用跟着我了，到门口大厅去等我吧。”

金伟讨好地说：“我还是跟着您吧，我怕有人会找您麻烦。”

“我让你在哪儿等着就在哪等着。”林柔不耐烦地甩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金伟悻悻地瞪了一眼林柔的背影，转身离去。但他又不敢走远，只好无聊地在门口转来转去。忽然，他眼睛一亮，一个清纯漂亮的女孩从门外走了进来。也许因为走得太急，她在经过门卫后，把证件放回包里时，不小心把包掉在了地上，化妆盒打开了，东西散了一地。

金伟赶紧抢上两步，帮她把东西拾起来，讨好地交到她手里。

这女孩名叫叶岩。她接过东西，有礼貌地朝金伟一笑，“谢谢你。”

“小姐，你要去哪，要不要我帮你，电视台我很熟的。”

“不用，谢谢。”叶岩有点腼腆，低着头快步走开。

金伟被这漂亮女孩迷住了，情急生智地跟在后边说：“小姐，留个电话好吗？我希望能再见到你。”

叶岩没再理他。

金伟不甘心，便悄悄跟在她身后。

叶岩走过一条走廊，来到一间休息室门口，敲敲门，门打开一条缝，里边是林柔，叶岩一闪身进了房间。

跟在后面躲在楼道拐角的金伟，脑子飞快地转动，“那不是林柔的房间吗？她原来是来找林柔的，她找林柔干吗？”

“既然跟林柔认识，看来她们关系还不一般，那以后不怕见不着。”想到这儿，金伟放心了，他朝林柔的房间看了一眼，双手往裤袋一插，回头走了。

静江市幽静的北部，靠近江边，有一大片新开发的别墅区。

2000年，静江市举办全国城市博览会，南部和西部借机发展，盖了不少会议中心和大酒店，一下子繁华起来，而北部的建设则相对滞后。但正因为建设速度较慢，得以保留了大片空地，这两年聪明的房产商们在这里兴建起一个个别墅区。这里的房子以面积宽敞、设施新颖齐备而著称，迥然不同于南部和西部楼房窄小的格局。周围环境也特别好，绿化尤其诱人。人们说，住南部、西部的，大都刚刚脱贫，至多只能算是小康，而住北部的，就是些先富起来的人了。静江花园又是这片别墅中最为著名、最为豪华的一个小区，竟有人称之为“中国的曼哈顿”。于是，静江别墅就成为静江市最富有的一群人的聚居地，人们以在这里居住为荣。

嘉德集团董事长顾乃超，就住在这个别墅的3号。他的生意遍布东南亚，在国内的产业也不止这一处。本来他每年东跑西颠，辛苦得很，但自从两年前的一次小中风后，他就决心留在别墅静养，他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留学的儿子顾宏业身上。目前和他同住的，是妻子郝茹和年轻的护士李凌。

著名的电视主持人林柔也住在静江别墅，只是她的房子与顾家规模和格局都不同，要小得多，也朴素一些。但她一个单身女子来说，这房子也还是太大了，够舒服的了。所以，她的好友秦心玉去年在静江大学一毕业，林柔就邀她来和自己同住。秦心玉学的是中文，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顾乃超目前无法去公司处理事务，需要在家中聘个私人秘书兼office小姐。秦心玉就暂时

打了这份工。

这天，秦心玉正在顾家二楼书房——她的临时办公室的电脑上整理着一份文件，顾乃超的妻子郝茹推开门进来。郝茹的年龄虽比顾乃超小了将近二十岁，算起来也该四十出头了，可看上去，却要年轻得多。她身材颀长，苗条挺拔，穿着考究，头发和面容永远修饰得光洁鲜丽，浑身透着一股端庄而高雅的气质。

“小秦，先生要的文件整理得怎么样了？”她亲切地问。

“快弄好了，我很快印出来给您送去。”

郝茹刚要再说什么，楼下突然“劈里啪啦”的响声大作，因为来得猛，郝茹一慌，把桌上的茶杯都碰翻了。

响声不断，郝茹和秦心玉冲出房间，护士李凌也跑了出来，“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郝茹高声叫喊老佣人：“周婶，周婶。”

她们从二楼跑了下来，只见周婶捂着耳朵，躲在沙发后面，嘴里直嚷嚷：“哎哟，我的妈呀，哎哟，我的妈呀。”

客厅中央，火光和烟雾中，一个穿黑皮夹克的人举着一挂千响小鞭，放得正欢。

等鞭炮放完了，烟雾缭绕中，那人才回过身来。他面目清秀俊朗，张开双手，“嗨，各位，我回来了。”

郝茹失声道：“宏业。”

秦心玉有点蒙了，轻声问身边的李凌：“这是谁呀？”

“顾家大少爷顾宏业。”

“哦！”秦心玉心想：“有这么一位公子，这个家以后会变得很热闹呢。”

“宏业，你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郝茹已平静下来，笑着问。

“不欢迎吗？”

“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应该派人到机场去接你。”

“用不着，不接，我不也到家了吗？”

顾宏业对郝茹显然不大友好，郝茹正不知说啥好，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顾家骗人！”

“还我们的钱！”

“不还钱我们就拆房子搬东西！”

“骗子，出来！”

声音越来越大，顾宏业疑惑地看了郝茹一眼，率先向门外走去。这时，秦心玉发现，他的左脚似乎不太利索，心想，他也许得过轻度的小儿麻痹症。

顾宏业很敏感，注意到了秦心玉的目光，索性指指自己的腿，不客气地说：“没见过吗？瘸子。”

秦心玉反倒脸红了。“不，我……”

顾宏业不再理睬她，快步走出大厅。

一群人围在顾家门口，情绪激昂地喊叫着。有的人手里拿着喷漆壶，在顾家的墙壁上喷着各种字：“骗子”、“还钱”等等。有一个中年妇女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起来。

看到顾宏业和郝茹走出来，有一个人拿起一个鸡蛋扔了过来，一时间，鸡蛋、西红柿、香蕉皮什么的都丢了过来。

秦心玉和李凌都吓得尖叫起来，顾宏业怒斥那些人道：“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的钱都被你们骗去了。”一个人叫道：“什么回报社会，爱心彩票，根本就是骗人的。”

“你胡说什么。”顾宏业怒声说：“我们顾家什么时候发过彩票，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

一个穿着牛仔服的青年冲上来，一把揪住顾宏业的衣领，“到现在你还想骗人，”朝群众喊道：“揍他！”他用力一推，顾宏业立脚不稳，跌倒在地。